

南宋紀

孝宗
光宗

資治通鑑

陽關力陳
六書

是

鑑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詔遣盧仲賢報之帝以志寧貽三省書附督府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陳康伯等皆欲和使我軍民得休息爲自治之計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許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鑑**冬十一月盧仲賢還自宿州先是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

變炎來未
有符離一
舉

矣事以
人心爲本

呂氏中曰

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

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

謂一十年未有此舉虜人緣此震懼知吾君有大有爲之志知

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謂陛

下用兵爲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爲徽宗欽宗復讐而舉爲中原

弔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紛起

矣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州藉令潰散不過失其

所下之城邑而朝廷言戰之失謀當以此藉口浚

竟以此沮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謗之易也

鑑王之望如金

師議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

湯思退請遣也

鑑詔待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

召張浚還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

疏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

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

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

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復誰爲陛

下用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

得失瞭然
在肩

君父之讐
不共戴天

周靜軒曰

嗚呼宋人惟知偷安之陋習而不思遠大之圖

忘親釋怨非天子矣然則利令得失瞭然在目何必議乎當時

羣臣議論靡定大抵臺諫之

言為是而宰相之言為非然而竟

從宰相之和議者益君狂倫

矣既而議之未決復召張浚

及浚言不聽惡在其為能召哉

鑑

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

國信使審議官時右正言陳良翰

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

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

而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

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

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

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遂有是命

綱以朱熹為武學博

士既而罷之目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

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

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召郭雍不至

號冲晦處士

綱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尙書左右僕射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鑑名陝州布衣郭雍不至賜

丁南湖曰

郭雍父忠孝師事程頤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號白雲先生孝宗賜號冲晦處士又更封願正先生遣官

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三矣孝宗禮賢敬老之志不亦可嘉哉按淳熙初學者哀集二程與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為大易粹言行於世然則忠孝雍皆純儒也宋史以為隱逸而不以為道學何歟

胡昉知金

被執

鑑甲申二年

金大定四年○西遼崇福十一年○夏天盛十六年

春正月金僕散忠義以書

來議和○鑑詔王之望次於境

上胡昉先如金師金人執之張浚

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二

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金

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

自此事當

歸一

一矣胡新安曰視此言則知孝宗復讐之志何其決也

鑑三月胡昉還自宿州金僕散忠義以宋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當遣還邊事今元帥府從宜

置措

張浚視師

江淮

金人方有待離之

提且屯據重兵中

威大振何至聞浚

視師邊有撤兵之

舉況淮北山東歸

附之衆徒擬虛聲

而契丹勢已衰微

即應援向廷為

則謂金人益懼

宋史跡飾之詞非

當時實定也

綱三月詔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時浚所招徠而東淮北忠義

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營營所招淮南壯士及

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

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為虛聲勝和

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

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彼來且以

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周靜軒曰

張浚銳志殄虜之事可買金石至今以為凜凜然非忠義素著何以得此綱目於去年夏書張浚使李顯

張浚銳志
貴金石

張浚全德

所致

張浚有功

於宋

張浚忠可

謂社稷臣

張浚人望
所屬

忠邵宏淵分道伐金五月書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
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皆以見連年虜寇歸還至
此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張浚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
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

宜哉

綱四月召張浚還罷都督府先是湯思退諷在正言尹穡論浚跋

扈且費國不貲

跋扈猶言強梁也貲量也言費財富多不可貲量也

浚乃請解督府罷張浚

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

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

姦邪必誤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

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身居重任今雖去國

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

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間者浚年八

得疾手書
附二子

魏公才主
利議

魏欲正

人心
魏公扶持
人紀

濟有社稷
大功者五
岐滿當于
之敗何如

張浚大項
諸葛

月行次餘於縣名屬得疾手書附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

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

日卒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焉浚卒贈

帝思浚忠加贈
太師謚忠獻

宋晦菴曰江南渡以來士大夫倡爲和議一賢者則不過爲保守

公欲正人心雪讐耻復土宇備遭變亂單人莫知其爲人變獨魏

嵩其功使公困於讒忌之日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

人紀使天下曉然知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盛哉

呂氏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儲嗣之議誅范

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
威絕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責而掩其大德乎

陳四明曰浚幼有大志注意守邊法在汴京親見二帝北行皇
時論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
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

開張浚項
諸葛倚如

沒所以不
交亮

所以又詆之茲

邱文莊曰

浚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浚原其心不可謂不忠於宋也故其行事有富平之敗淮西之變符

離之潰區區江左奔敗之餘奄奄之氣僅續能堪此幾敗也揭溪斯以宋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於浚或者不以爲非作史論者比之於諸葛武侯其然豈其然哉

袁了凡曰

張天覺知溫公大賢也人問前何劾之張曰公便不

孝宗見張浚慷慨
任事謂可倚以成
功迨師將離便
已奪氣至浚死而
拱手稱好駭乎
卒爾家炎宋注矣
所稍異于高宗者
此猶外卑屈而中
未能一高宗則抵
首下心矣與如一

紀敬贊美其而彼章綱論詞極其醜抵人問之藻之我前啟自
直一翰林學士而彼章綱論詞極其醜抵人問之藻之我前啟自
汲汲於仕清以薦起爲諫義柯剛湯思退力排張魏公士論始
薄之後貶鎮南過周益公曰禱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
思之不審所得於彼君幾何而破壁掃地雖悔可及張然
者久之少稷猶有悔張與汪目公對人言無覩面目也

綱

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
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

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音出疆豈敢不勉萬

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尚乾綱獨

十弔十賀

舉朝皆婦人

詔輔臣晚對便殿

魏勝死節

思退以和議得幸
惟恐出師有功多
方沮制其謀國無
異於秦檜之相高
宗至陰遣人如金
令以重兵將相懷
私賣國竟不知是
何肺腑愈惡更浮
於槍其罪尚不勝

斷追回使者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食足兵無書名之
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
毋用婦人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綱**九月詔湯思退都
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

綱十月詔輔臣晚對便殿**綱**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
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聞人對便殿庶可坐論
得盡所聞期躋於治○**綱**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於淮陽
敗績死之楚州陷**綱**時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
敵以重兵協和忠義等渡淮詐稱運糧實欲侵楚州勝知其謀欲
禦之都統制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淮陽
力戰矢盡依土埭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中

矢墜馬死年四十五

綱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綱**湯思退以罪竄永州**鑑**太學生

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乞斬之

以謝天下詔貶永州居住思退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

終不合浚以雪耻復讐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言而已

丁南湖曰史傳云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又云敵既得海酒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然則思退其檜之手足

金之腹心乎而目排楊時談李綱異張浚史氏特以巧詐二字斷之真誑論矣宜續綱目但書以罪竄而削其官也

綱復以陳康伯為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

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鑑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王剛中簽書院事剛中在蜀檢身

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竝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中機

剛中恩威
並行

張浚以雪
耻復讐為
志

裁決皆中
機會

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西遼惠宗福十一一年。○夏天盛十

年春正月罷江淮都督府以楊存中為節遠昭慶軍節度使昭慶今陞

為湖州府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孝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

嘗大衄衄女六反奔也敗北也上皇最眷念之後二年卒

康伯以經
濟自任

二月陳康伯卒自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

康伯可比
嬰

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

至第卒

綱帝朝德壽宮遂從大上皇帝幸四聖觀德壽宮在杭州府鳳凰山東

三月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鑑杞見金主具言天子神聖才

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

戰則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

金史世宗紀載魏杞以國書來不稱大稱好宋皇帝興宋史與則此所云勝杞去大字已無足深信且兩國名

稱相均當為敵體
姪猶子也宋既稱
姪稱名其與石晉
之于契丹相去有
幾而以不去大字
為正敵國禮所謂
不端其坐而齊其
末宋史臣虛詞彥
大豈能掩其實乎

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捐歲幣不發歸附人

而還帝慰藉甚厚按史略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

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伴屬皆拜其來使

至是始稱上為宋皇帝正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歲幣減十

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而餘禮

往往竟不能盡改上終身憤之

發明始正者更新之詞宋自紹興奉表稱臣已踰三紀其屈辱

姪之稱亦甚矣孝宗以復讐正名為已責爰革君臣之禮即為叔

姪之美圖恢復雪耻附之不問遣使通賀往來不絕豈不深可嘆

哉若孝宗者雖

免其公之責矣

秋八月立鄧王惲為皇太子大赦惲帝長子也

綱丙戌二年金大定六年○西遼崇福春三月洪适罷適以才

學聞望適遇時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為右相然無大建明會

霖雨道引咎乞免帝從之○綱十二月以葉顥魏杞為尚書左右

霖雨道引咎乞免帝從之○綱十二月以葉顥魏杞為尚書左右

霖雨道引咎乞免帝從之○綱十二月以葉顥魏杞為尚書左右

霖雨道引咎乞免帝從之○綱十二月以葉顥魏杞為尚書左右

用項吳微
移為戒

僕射並兼樞密使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自先是帝猶鞠戲文將
遊獵白石後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後數日入
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是命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使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
宰相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原可乎詔以宰相領使參知政事帶同

綱丁亥三年

金大定七年○西遼崇福十四年○夏天盛十九年

綱春二月帝從太上皇帝

幸玉津園

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星園

玉津園聚星園俱在杭州府

綱五

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

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皇嘗問勝敵

之術璘對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三駟之法一敗

孫武三駟之法

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對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璘以虞允文為

四川宣撫使

撫使

發明

璘守西蜀二十餘年，屹然為蠶叢之保障。惟鋒破敵，成名遐著。蜀帥自玠之亡，惟璘而已。豈不為中興之良將乎？稱

其忠勤之節，以示勸耳。

評浩曰

有戰勝之功，固非無才者所能。然而僥倖以成者，亦容或

此慎子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猶不可用，以為將軍也。吳璘知此

非嘗試而知其才者，則不任之。此其所以任之者，必賢而功必

成也。斯道也，不惟為將者之當法，亦君相之所當

法也。君相之用人，每以嘗試焉，有不勝其任哉。

鑑

六月，以吳挺為興州都統，制利州安撫使，挺璘之子也。

綱

皇后夏氏崩。

綱

七月，太子愔卒。

諡曰

綱

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園丘。

雷葉顯

魏杞免

帝以郊祀而雷出

其願毅然
不可奪

孝宗不能
奪乾剛之

勇

非時用漢制罷黜杞相黜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

張時泰曰

孝宗不能奮乾剛之勇以定復讐之謀乃叔尊外夷姪卑中國失莫大焉故於合祭之時而天地適彰其

過也今乃不知反已而歸諸黜杞不亦謬乎

綱以陳俊卿參知政事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湖南召還

初人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分然

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秉僉謀徇私見而有

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

之以匿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

學士鑑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聰

明英偉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聖王之學告之知

獨斷英主
之能事
疑參以劉
珙爲翰林
學士謝表

聖王學以明理正心

其必疎然敬信而其功烈所就不止於是而已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已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世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祖者帝亟稱善遂拜樞副瑛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於帝

知高帝者無如瑛

廣義

觀分汪劉瑛告孝宗之言則知自漢以來知高祖之深者無如劉瑛也

寤寐思賢士

十二月金主謂完顏思敬曰朕息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外任職官廉能及草萊之士可以功治者以聞

擬宋李素上續通鑑

鑑戊子四年

金大定八年○西遼主耶律直魯古天禧元年○夏天盛二十年

四月禮部員外郎